

浙江文叢

洪咨夔集

〔下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洪咨夔集

〔下冊〕

〔宋〕洪咨夔 著 侯體健 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洪咨夔集 / (宋)洪咨夔著;侯體健點校. —杭州: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4. 12
(浙江文叢)
ISBN 978-7-5540-0426-5

I. ①洪… II. ①洪… ②侯… III. ①宋詩—詩集
②宋詞—選集 IV. ①I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299426 號

洪咨夔集

〔宋〕洪咨夔 著 侯體健 點校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網 址 www.zjguci.com

責任編輯 況正兵 李 林

責任校對 余 宏

封面設計 劉 欣

責任印務 樓浩凱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張 75.25

字 數 82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5540-0426-5

定 價 240.00 圓

ISBN 978-7-5540-0426-5

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平齋文集卷第三十

策問

江東漕司不礙格〔一〕

問：國無常勢，隨時而爲彊弱。周公之於魯，太公之於齊，乃能逆料預計於數百年之前，則其勢亦有時而定也。周之季世，地不大於曹、滕，民不衆於邾、莒，而諸侯不敢有無周之心。秦汎埽六合，鞭笞四夷，自以爲帝王萬世之業，而繩樞之子亦得而易視之。人有尪羸而壽考，物或暴長而夭折，理固應爾。獨怪春秋以來，齊有葵丘之會，晉有踐土之盟，均爲五霸之盛，而心術譎正，宜可以占其國。何桓公僅能終其身，霸業遂替？文公之後，世爲盟主，齊且屈而從之。豈譎正無關於彊弱耶？

是猶有可諉者，曰：「國異而勢殊也。」及觀漢之文、宣，規摹一家，而彊弱乃有異勢。吳王不朝，賜以几杖，匈奴嫚侮，結以金繒。太息流涕之書〔二〕，其不滿人意非一事。然兵無刃而威權自振，刑不肉而德化自孚。貫朽粟腐，迄成富庶之效〔三〕，而後嗣賴之。樞機周密，技巧咸

精，吏稱民安之餘，單于且款塞而來享。中興之治，赫然莫及，而一傳之後，漢業衰焉。弱轉而彊，彊轉而弱，始終之變，相反若此，其必有故矣。

恭惟主上更張萬化，總攬權綱，舉天下之政，滌蕩振刷而一新之。朝廷清明，邊鄙不聳，四方延頸以望太平，而轉弱爲彊之機不可失也。宵旰雖切，庶績未凝^{〔四〕}。鴻鴈之民，尚勞於還定；鼠狗之盜，猶費於掃除。而內外體統之間，血脉壅底，臂指拘攣，識者尤爲之深慮。國勢所係，若有待而彊，意者刑賞之施，惠褻而威不振耶？紀綱之張，名存而實未至耶？抑亦體祖宗立國之意，守以寬仁道德安彊，隱然自有不可犯之威，而天命人心之固在此而不在彼耶？諸君其敷繹濟時之策以告。

礙格

問：國論之變，至乎中而定。夫中在《易》爲二五，在《書》爲皇極。君子、小人進退之機，天下、國家理亂之本，皆於此乎見。《泰》之九二，居治泰之位，審處泰之道，包荒得尚於中行，是以并包兼容而爲中也。然泰自否來，君子之道方長，閑邪不可以不嚴，防微不可以不謹。而負荒穢之累者，乃從而包含之，得無啓小人乘間而進之漸耶？《洪範》皇極之疇，有猷、有爲、有守則念之，好德則錫之福，宜也。至不協於極，不罹於咎，亦且大而受之。協於極則君子，罹於咎則小人。居君子、小人之間，而爲鄉原之行，其害德爲尤甚。受之者何？意四凶之惡已

著，猶得以假息於堯朝，非包荒歟？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，豈包荒不能如堯之大歟？少正卯言行之僞，加以兩觀之誅，蓋謂其已罹於咎矣。三家分魯，陽虎執國命，罪固浮於少正卯，而誅反不及，胡爲獨受於此？彼其知宜孺專殺之罪而不問^{〔五〕}，遂成優游；聽藩鎮陸梁之勢而莫制^{〔六〕}，寢至姑息。得非假是說以自文，曰吾將以求合於中者？又況《泰》以朋亡爲貴，《洪範》以淫朋爲戒，至公無我，黨與不立，而中道以行。漢、唐之季，朋黨成風，雖賢者不能免，豈其自叛於中歟？抑上之人無以并包而大受之，故逸爲朋黨之歸歟？

厥今更化以來，進君子而退小人，開衆正而杜群枉，天下莫不服聖上之明。而用舍之際，猶恐或激於偏徇，議者乃有中立不倚之說，蓋欲示尚中建極之意，而定國論於不可轉移之地也。夫否與泰常相反，極與咎不兩立，邪正消長，間不容髮。伊欲恢包荒之量，而小人無得以投君子之隙；推大受之公，而君子自有以制小人之變。皇極大明，與天下相安於泰和之域，若何而可？憂世之士，盍相與圖之。

饒州堂試一〔七〕

問：周有宮正掌王宮之戒禁糾令^{〔八〕}，宮伯掌王宮之士、庶子凡在版者，皆屬之天官，所以嚴宿衛而備非常也。漢制周廬千列，陛戟百重，視周爲加詳。光祿勳、衛尉之設，即宮伯、宮正之遺意，亦屬之丞相否乎？排闥而入，大臣隨之，內朝外朝之勢，猶未至於隔絕。加官既設之

後，大臣亦得至內庭否乎？入未央宮，殿門不納，徘徊往來，其禁嚴矣。使北軍之印未解，則將何以制其變？清宮具法駕而入，謁者之衛端門，且誰何之，則夜拜衛將軍，無乃猶或置疑其間耶？置酒宣室，敢於形辟戟之言；從幸林光，有以杜觸瑟之變。若不當以詼諧羈虜少之，而當時議者欲使列侯、郡守、二千石各擇吏民之賢者，歲貢以給宿衛，豈其猶未足爲賢耶？儒者侍中，特聽掌御唾壺，朝廷榮之，似不足榮也，其榮之何說？願爲中郎出入禁闥，而薄淮陽之郡，似未可薄也，其薄之何意？黃門侍郎，號爲要處，彼擢之給事黃門，又以爲官之拓落，何也？郡國材官，番上宿衛，其法果皆便乎？南北分屯，以相統制，其權果孰重乎？謁者執楯執戟，武士騶與，期門、羽林之置，亦各有說乎？世爲衛尉見於同姓，而王國人乃不得宿衛，何也？太傅古官，論道經邦，而以給事中領宿衛，又何也？夫以漢世宿衛之嚴，防微杜漸，皆有深意，揆之成周，其得失安在？邇者議臣有請宮禁侍衛各徹攸司，欲以隆主威而尊國勢，上亟俞之。不識漢制有可施於今日者乎？諸君博古通今，言之毋略。

二

問：恭惟主上撫盈成之運，垂延洪之休^{〔九〕}，豫建元良，以固國本，謹擇天下耆儒端士爲之輔翼。儲德日隆，涓剛授冊，三代有道之長，誠不是過。自漢以下，固不容並論也，而有司竊於考古有疑焉。

四皓之來，衣冠甚偉，羽翼既成而漢之大本以定，子房之畫婉矣。論者乃謂其植黨締交，以相傾軋，殆非子房之意。然高帝與呂后母子共起於艱難之中，漢業甫定，顧牽於私愛^(一〇)，欲動搖之。期期之諫，曾莫能回其意，則權以濟事，似不當以植黨論也。至觀異日開博望苑以延賓客，遂至於虧天性之恩，無乃出於招致四皓之故智乎？二疏之去，知足不辱，有以激漢世頑廉懦立之風，亦可謂賢矣。而論者謂是時太子年未冠，學未成，未可以潔身而退。然宣帝之教太子，不過雜霸之制度^(一一)，已非詒謀燕翼之道，獨親許氏而尊禮師傅之意浸薄，見幾而作，似不當以潔身論也。至考其既去之餘，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之學，遂轉移於《甘泉》、《洞簫頌》之好^(一二)，卒無以養成其德，得非二疏遺其憂乎？夫齊桓會諸侯於首止，而王世子始定，高宗舊學於甘盤，既乃遯於荒野。是則四皓之來，二疏之去，蓋非苟然者，而得失是非，曾無定論，何耶？諸君以麟趾之英，親逢懿鑠，自宜鋪張揚厲，編之《詩》、《書》而無愧，商訂及此，特以觀講學之素耳，幸茂明之。

三

問：五百歲而聖人出，若囿於天地之定數。君臣而並，父子而處，胡爲獨盛於帝王之世耶？電繞斗樞，虹流華渚，瑤光貫月，赤龍生風，其見於世紀者若此，質之正符^(一三)，亦過於愛奇矣。然「履帝武敏歆」，「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」，詩人猶且永歌之不足，得非聖人之生，固與

人異，而受命之符抑有在耶？夫天生聰明，天錫勇智，謂之生知之性出類拔萃可也。語怪及神，顧安取此？至若東南有天子氣，南陽有鬱葱之佳氣，得非王氣有所屬乎？夢神遇於大澤之陂，夢吞日於猗蘭之殿，得非精神有所感乎？重瞳八彩，日角龍顏，與夫鳳姿日表之異，抑肖貌有不同乎？十四月而生，乃立堯母門，胡爲誕彌之月適相似也？甲觀畫堂，或謂畫九子母於其中，果何據也？功成慶善之樂，何爲而作？誕聖繼天之樂，孰從而獻？千秋紀節，何所本始？節近長春，其議安在？

恭惟主上天縱之聖，冠冕千古，膺籙御圖，重熙累洽，屬茲良月，瑞慶標辰，桂海冰天，嵩呼華祝，同一心也。諸君生逢千一之期，目覩五三之盛，躋公堂，稱兕觥，以介萬壽，實維其時。是宜鋪張對天之閤休^{〔一四〕}，與《生民》、《天保》之詩相爲表裏，凡自昔帝王震夙之盛事，盍相與訂權，以諗有司。

四

問：道揆明於上，法守嚴於下，則天下之治不難舉矣。宅揆之官，奮庸熙載；三公之職，論道經邦。古之大臣所以任天下之重，曷嘗以細故自累哉？漢唐之世，九卿更進，它官參預，已失委任大臣之意，而持祿固位，伴食摸稜，尚何望其職業之能盡？其間少知治體者，抑又不能無疑焉。錢穀決獄，所宜與聞，乃一諉之內史、廷尉而不復省，事無不統，顧如是耶？死傷橫

道，豈不大於牛喘，而科瑣邊吏，僅見於赤白囊交馳之後，恐憂邊思職者不爾也。聽受獄訟，日不暇給，乃至有愧禮樂，豈萬世長策未暇講耶？序進郎吏，仰視不顧，則體貌安在，而止擇十使，猶患未盡得人，恐兼收待用者不爾也。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^{〔一五〕}，綱舉目張，豈無其要？而世之喜事事者，乃以身親細務爲稱職，不事事者又以無所建明爲得體，漢、唐相業之卑，得無坐是乎？

主上更新萬化，圖任老成。以恢張治功，宜日異而月殊，可也。然天下之弊，紛如蝟毛，二三大臣夙夜盡瘁於其間，而未底厥成。故議臣欲清中書之務，簡節疏目而講明其大者，揆守之辨，要必有在。至若賢材之未盡舉，倖門之未易塞，兵聚而難散，民困而易搖，穀貴尤艱於和糴^{〔一六〕}，楮輕尚費於稱提，凡此數端，莫非當今之急務？孰爲大臣之職，孰爲有司之事？輕重緩急，當與識時務者籌之。諸君其毋隱。

五

問：兵以多筭勝，智者察事機於呼吸之間，料敵勢於千里之外，發無不中，如矢破的，何其神也。而謀之用舍，抑又有幸不幸者存焉。廣武說成安，欲假奇兵絕信、耳之輜重，而兩將可致。淮陰使人間視，知其不用，然後敢下井陘，亦可謂奇策矣。使成安果用其計，則信將何以應之？魏延每隨亮出，輒欲請兵異道會於潼關，如韓信故事。其謀差強人意，亮乃制而不用，

每嘆己才之不獲盡。幸而從之，不識長安果可入乎？信抱國士之略，亮負王佐之材，得失勝負，燎如觀火，隨機而應，慮勝而會，必有非衆人所能窺者，幸紬繹之。

六

問：三《盤》五《誥》之不作，而漢制詔幾於典誥，得非去古未遠，猶有渾灝之遺風耶？漢、唐有天下皆數百年，《漢》之《帝紀》，詔不一書，而《唐史》略之，何耶？文帝之詔，半爲農下，山東布詔，令老癯扶杖往聽，願觀德化之成，可謂善於布宣者矣。而當時猶謂「吏奉吾詔不勤，勸民不明」，何責吏之深也。循良無傳，獨一河南，抑吏治誠有未至歟？憲宗之世，藩鎮稟令，制下魏博，士卒驩動如雷，至有倔强何益之嘆，可謂易於感動者矣。而淮蔡以三州之衆，合兵環攻，累年乃下，何平盜之難也。草制失辭，至煩改定，抑人心亦有未孚歟？彼其輪臺之詔、奉天之詔，均罪己也，其辭孰切？寬大之詔，陣傷之詔，均恤人也，其惠孰渥？河涼三鎮^{〔一七〕}，播告之修，均所以奪其心也，其意孰明？視草之才，較以除書、德音擅名者，孰勝？期期之請，視以批敕、壞麻爲忠者，孰優？此猶未足深議也。後元獨盛於七制，元和並列於三宗，號令之煥然可述，與溫雅有古風烈^{〔一八〕}，乃不見於文帝之贊。唐之威令，幾於復振，獨於贊憲宗言之，而二祖之制，命無稱焉，作史者必有深意。

恭惟主上祇畏天戒^{〔一九〕}，勤恤民隱，嘉與海內同躋仁壽。迺者明詔荐頒，飭監司守令以奉

職之意，開盜賊脅從以自新之塗。王言大哉，一見可決，四方萬里鼓舞於風雷之下，當不止於山東、魏博吏士而已也。然澄清者流爲姑息，撫字者轉爲催科，習俗移人，詎能遽革？錢幣久壅而未通，穀價方踴而未艾，凶歲多暴，還定猶難。伊欲吏治興起，姦盜革心，翕然丕應，如漢唐之盛時，若何而可？憂世之士，盍相與圖之。

七

問：《周南》爲三百篇之始，文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，悉於此見之，亦猶《易》首《乾》、《坤》，《書》斷自唐虞之意歟？然自《關雎》至《兔置》凡七詩，始言《關雎》之化行，又四詩而至《麟趾》，始著其應。夫王道自閨門衽席而達乎天下，遠而難化者，宜莫如桷杙之人；近而易化者，宜莫如同姓之親。今乃不應於彼而應於此，何耶？《羔羊》爲《鵲巢》之功致，在位皆節儉正直，至其應見於《騶虞》，則天下純被文王之化，草木群生，無一不遂。夫《召南》特諸侯之風，其視《周南》王者之風，固爲有間。彼之應顯於庶類之微，此獨應於公子信厚，無犯非禮而已，又何耶？《詩》取麟以爲興^(二〇)，趾、定、角，果有仁厚之象歟？抑謂太平致麟之時歟？《序》言衰世，不知果紂與文王之日歟？抑謂周之季世歟？麟趾鑄金，以班諸侯王，夫豈無說？而良史之作訖於麟，其意安在？《語》曰：「人而不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猶正牆面而立。」有志於學者，必三復於此，而好脩之公子，尤當佩之而不忘。反覆《二南》之意，推之於

《行葦》、《角弓》以究終始盛衰之變，諸君事也，其爲我索言之^{〔二〕}。

八

問：六經著天道、人事之極，莫詳於《春秋》。雖不言某事有某應，而證應具存，其聖人憂世之心，所由見乎？日食三十六，蝻蝻蜚蜮之災總十有八，雪、電、星、石、隕霜、無冰，凡其關於天人之際，雖微必錄，而水旱之變尤不敢略。僖王正月不雨，夏四月不雨，六月始雨，其不曰旱，謂其有志於民而不爲災。然文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，昭上辛大雩，季辛又雩，旱亦甚矣，而不以旱書，無乃亦不爲災耶？以至夏大旱，欲焚巫尪而復止，是歲饑而不害，然旱以大書，爲虐尤酷，安有民不困於饑者^{〔三〕}？不然，則宣亦書大旱而不書饑，亦謂其不害，可也。或書旱，或書雩，或書不雨，美惡異辭，必有深意。宣大水而繼以饑，襄大水而繼以大饑，淫潦妨農，固宜艱食。而桓、成之秋大水，莊之末年橫流尤數，至鼓用牲於社於門，何爲皆不以歉告？抑豈如七年之水，雖無麥苗，不害嘉穀，故從而略之？然大無麥禾，臧孫辰遂至告糴，貽我來牟，獨非嘉殖歟？亦未有降水若是而嘉穀不害者。桓之初年，有平原出水之害，越二歲而有年，其轉凶爲豐者何道？它國非無乖沴，宋獨書水淫雨害於粢盛，乃知其必興者，何說？

恭惟主上篤於敬天，切於愛民，真得堯、湯之用心。而大兵之後，四方未免以水旱告，若幾於《春秋》之不一書者，天心仁愛固在是歟？木飢水毀，皆有數歟？有年之慶，勃興之

兆^{〔三三〕}，否泰相反，抑權輿於此歟？近觀吾饒，去歲常暘，今茲常雨，官無委積，民有菜色。而或者猶以饒在江東爲優，得無旱不爲災，雨不害穀，如魯史之所書歟？諸君學貫天人，不愧舒、向，盍相與發明《春秋》筆削之意，以諗爲政者，毋以訐而爲直。

九

問：人主操富貴之柄以御天下，錢幣輕重之權，當一出於上，不當與天下共之也。虞夏金爲三品，周立九府圜法，利權所在，上實專之。至景王欲更鑄大錢，單穆公雖諫而不聽，百姓竟蒙其利，揆之劉陶之議，則不合。文帝除盜鑄之令，賜鄧通銅山，得以自鑄，而錢乃至於貫朽，質之賈生之論，則不然。撰直三千^{〔三四〕}，錯刀五千，何其直之多？百錢塾七八與三十五爲陌，何其陌之寡？是猶未足深論。彼漢之五銖、唐之開元錢制，是爲得輕重之中。然五銖既行，郡國多姦鑄而益輕，公卿請鑄鍾官赤側，以一當五。其後二歲，赤側以賤而廢，三官錢始富矣。開元既用，以經費不給，始鑄乾元重寶參用，以一當十，犯法日數百，終復其舊，然後民便之^{〔三五〕}。

夫錢出於上而散於下，上之所重，孰得而輕，顧方行而遽輟，何耶？抑上之人不過爲一時權宜之舉，隨即反經耶？否則朝廷之上，無以主其議，以一人之言爲用舍耶？漢方再造，猶興五銖之思；唐凡幾世，一循開元之制。而赤側重寶不復見，抑又何也？國家銅楮並行，深

得子母相權之意，頃以楮幣益輕，多爲秤提之術而未底於重，於是以開禧新布，以二淮三行於輦轂之下，利權輕重，操之自我，可謂得其宜矣。或者猶謂貨泉新舊，均國寶也，而自爲抑揚；京城內外，皆畿甸也，而自爲畛域^{（二六）}。恐未免抵冒之多。然使以二淮三果可通行，則錢之布於天下者，皆可從而增益否？幸以利害得諸目擊者，爲有司告。

十

問：大江以東，衣冠之盛，饒爲最。螺洲地識，異人出焉，冠大廷，世殊科，班班可數，皆學校作成之功也。漢之番君，唐之顏魯公，德澤在人至深，而獨不聞垂意興學，何耶？晉虞公爲內史，大修庠序，是前此嘗有學矣，誰實基之？移告屬縣，廣招生徒至七百餘人，教養之盛若此。今所養僅能三之一，而壑鹽之態常患不足，不知當時雲會輻湊，何以爲養？先正范文正公相攸於東湖上，繼者始築儒宮，以據水光山色之會，公之詩文胡不及之？買田三頃以澹士，大書特書，詫以爲盛，然所入其能幾何？今膏腴歲增數凡幾倍，而倉廩之積，不見有餘，抑尾閭之泄，無以室其源耶？高堂顯敞，不改舊觀，硯湖平遠，尤覺增明，二公所以淑艾後人者，雖百世聞風而亦起。諸君藏脩其間，講明正心誠意之學，涵養致君澤民之業，以求無負於教育之素，盍各爲我言爾志。

十一

問：世臣之喬木，舊德之元龜，有國者所甚重，而出處進退，天下莫不望以爲標的。尚論古人，顧不能無疑焉。復毫卜洛之餘，告歸之志則同，胡爲乃有欲去而復留者？不惟自留，且作書以留同列，同列亦爲久留而不去，何勇退之難耶？海濱二老同爲善養而來歸，扣馬之諫、鷹揚之舉，果孰爲義？天下既定，表東海者乃不與師保左右之任，何耶？從心不踰矩之年，尚皇皇於歷聘否？以天下之達尊自居，能終不見諸侯否？乘駟而見，輦而如公，告老猶得以與聞國事。至朝廷大議，遣廷尉諮問，亦乞言之遺意否？願棄人間事，從赤松子游，蓋已見幾而作，何衣冠甚偉者始來？上閔將軍之老，召其子爲太僕，可謂貪賢之切，何知足不辱者遽去^(三七)？求文武如不及，而蒲輪之迎，特能詞賦；爲治顧在力行，而魯邸之議，乃先服色。據鞍矍鑠，非不銳也，未免乘下澤車之悔；食肉萬里，非不壯也，未免入玉門關之請。而無踰老臣，尚堪一行，則又好勇，至老而不衰，其視番番黃髮之謀^(三八)，孰得孰失？晚應賢良，但見不情而多詐，周流四公，不過恭遜以取媚，請尚方劍，賜靈壽杖，與夫長樂老之《自叙》。血氣既衰，固應爾歟？彼綠野堂之遊，《九老圖》之作，亦必有所懲而然也。著節而稱祭酒，考於周當爲何官？遮說而得三老，不謂秦尚存此名。自諫大夫遷御史大夫，爲太傅而封褒德侯，漢家校年之法，抑又安在？《書》陳舊人之圖任，《詩》歌元老之壯猶，年高德邵，閱義理爲甚熟，出

處大節，必有非衆人所能識者，幸商訂之。

十二

問：漢公子之好學，莫如楚元王一門之盛。元王受《詩》於浮丘伯，諸子皆讀《詩》，至孫辟强亦好讀《詩》。越數世猶有以少通《詩》、《書》召者^{〔二九〕}，豈非過庭之訓而然歟？然德修黃老之術，得枕中《鴻寶》、《苑祕書》於淮南，其子竟以是下吏，恐非所以爲義方之教也。而典校祕書於天祿閣^{〔三〇〕}，太一青藜爲之下照，歆復領五經，卒父前業，可謂能世其官矣。然向自主《穀梁春秋》義，歆則欲建《左氏春秋》，論難迭出，自爲矛盾^{〔三一〕}，豈父書有不必讀耶？抑輪扁斲輪，不能授其子耶？其究《穀梁》、《左氏》於聖人之經爲孰近。左氏多古字，歆獨好之，引傳釋經，轉相發明，其於字學蓋精。棻則方且問奇字於子雲，無乃有貴驚之意歟？向作《洪範五行傳》，嚴爲外戚之戒；歆乃挾《周官》泉府之說，爲新室國師。父子異心，一至於此。然國師方貴顯矣，棻以符命投四裔，何其忘舐犢之愛也？董仲舒爲漢純儒，通達古今，有補於世^{〔三二〕}。向與之相伯仲，「伊、呂無以加」之語，必非輕許可者。淵源不及游、夏，何爲歆復少之？曾孫龔篤論君子，以歆言爲然，黨同伐異，孰爲至當？自交而至於龔，弓冶箕裘之業，蟬聯十世，輝映兩都，其間先後異同，是非得失，不可概論。意者同於好學而不同於所學，亦不害爲世家歟？諸君平時自許不在漢公子之下^{〔三三〕}，家學之傳，亦能若是其盛否？